

居庸古道经行记

塞翁

京城公事结束，驱车北还阴山。想起多次经过的居庸古道，要么在高铁上转瞬即逝，要么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而过，这次时间宽裕，何不走国道经行一回？于是，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到了昌平西关。

翌日清晨，直奔南口，这是居庸古道的起点。千里太行逶迤北来，在此与东西走向的燕山交汇，两山互不相让，硬生生挤出一条南北走向的30华里夹缝，这就是居庸古道，又名关沟。

毋庸置疑，这是华北平原通向北方草原的重要孔道，为“太行八陉”最北一陉。更是京师的西北门户，兵家必争，朝廷必守。最早于秦始皇时代，即派发庸人（贫苦受雇之人）居住于此，巩固边防。汉代修筑关隘，取名居庸关。后世历朝不断建设，在关沟南入口增设关隘，是为南口；在关沟北入口构筑要塞，即今天的八达岭城堡。居庸关更是重中之重的核心，四周山峦上布满长城，如同铁桶一般。成吉思汗南下时，一路所向披靡，在此却遇到金兵的坚强阻击，只得绕道攻进中都。

从资料上看，南口尚有古镇遗存。本欲参观一下，不料行车太快，不经意间掠过，已经进山。只见高山对峙，一溪中流，树木葱茏，薄雾缭绕。远处山峦上的长城，如蛟龙一样腾跃半空，时隐时现。如今看不见兵家要地的刀兵杀气，反而是居庸叠翠的秀美风光。

刹那间到了居庸关下，眼前层

峦耸翠，上出重霄；飞阁流丹，下临无地，壮观异常！再看两侧，长城攀山而上，曲折盘旋；哨台林立山巅，遥相呼应。我们只在路上远望，不敢进入景区逗留，一则有违纪之嫌，二则怕耽误赶路。实在精彩处，停车路边，作片刻观赏摄影。

车过居庸关，国道高至半山，已非古道，无甚可观。我们遂离开国道，下至沟底，沿乡间小路前行。这里山高谷深，流水潺潺，林木森森，分外幽静。我和同伴小朱下车步行，探寻当年的居庸古道，心想古道必在沟底，因为古时不会修建盘山公路，那往最低处走便是。果然，我们在沟底溪旁发现了古道，一车多宽，地势平缓，可过车马行人。由于长期荒废，已经长满草木，但大致轮廓依然存在。我们走在古道上，虽然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但依然思绪万千，仿佛与先人同行。

让人激动的是，我们在古道旁发现了古籍记载的仙枕石，又叫穆桂英点将台。这是一块独立的有三四间房子大小的巨石，仿佛天上飞来一样，栖息在谷底溪旁。古人多有咏叹，自述“太行散人”的诗作最有意境：“琴峡不可见，仙枕尚堪眠。山色依云霭，苔痕近水鲜。逸人留古迹，清梦自何年……”巨石前有文物保护单位标志，昌平区文化委员会2004年设立。周围环以铁栏，人不得进，我们遂围栏步行一圈。小朱走在前面，手持树枝，边走边清理前面的蜘蛛网。巨石上的刻字多在水面一侧，

除了上面的诗文，还有明人吕贲所书“仙枕”两个隶书大字。书丹已经褪尽，刻痕还比较清楚，愈显沧桑。转到巨石背面，可见平缓的石顶，竟有人工刻琢的石级和石窝，似曾有建筑于此。看到周边荒草丛生，杂树遮蔽，料很少有人光顾了。

上车复前行，进一村庄。人家不多，街巷不宽。大老远看到一株参天巨木，高出屋顶很多。来到树下，看出一株银杏，树干竟然粗如磨盘，树冠隐天蔽日，不知几高矣！树旁有菜园，一赭衣者劳作其中。上前攀谈，得知此树已有1200年高龄，屈指算来，当生于唐朝。有关此树的传说很多，网上均可查到。上车后小朱网搜，所言不虚。离奇的故事荒诞不经，此处不表，只说此君名列北京十大古树之一，别号“关沟大神木”。打听方位，赭衣者说，此村名叫四桥，隶属昌平区居庸关镇，是昌平区最北一个村庄。往前走三里，就进入了延庆区八达岭镇地面。

果然，拐过一个山弯，就到了八达岭镇的石佛寺村。村旁有水关长城，山势异常陡峭，墙体如同天梯，倒挂云霄，令人望而生畏。北面山坡上的城墙稍缓，有游客攀爬，时而发出大呼小叫的惊叹。我等照例不入，正要前行，司机小常发现路旁有詹天佑旧居，遂停车一观。原来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之时，曾借住于此，时为石佛寺村头一姬姓人家。这是一所普通的山间民居，茅檐低小，墙外青青草。詹公名垂青史，仗节所至，